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二十一、小空空孤身戲群賊

公亮大聲疾呼：「寇兄、四妹快走！」公遐忙和虎女退下，對婁、秦二人道：「木架上還有一位異人，年紀好似不大。賊黨甚多，又有強敵趕到，我們如何捨之而去？」

公亮笑答：「無妨，此是尹七兄的高足小空空伊萌。有七兄在此，大哥又在這裡，決可無事。我們蹤跡居然未被群賊看出，寇兄又是生臉，今夜業已大挫賊銳氣。乘凶僧未到以前見好就收，回到村中再作計較為是。聽七兄口氣，新來賊黨必非尋常，我們弟兄差不多全數來此，只剩秦五弟一人留守，村中空虛。」

「來賊俱都凶狡非常，須要防他乘虛而入。村人雖多勇武，畢竟敵人太強，微一疏忽，被其侵入，損傷太大。好在虎快，有尹七兄和大哥斷後，少卻許多顧忌，我們快些去吧。」

說時，眾人已由崖坡馳下，前面三人也先後趕來，方知土人張老因在背後咒罵，又將惡奴得罪，被其告發。巴賊因已答應乃女金娃，雖未動刑毒打，當夜大會賓客，恐其口出惡言，命惡奴引往土山洞內，雖未囚禁，並還給了許多酒食，但卻不令走出。後被異人尹公超師徒發現，將其救出洞外。四個惡奴也被伊萌用暗器殺死。

張老雖然年老，從小勞苦，尚還強健，又未受什毒打，伊萌引到東面崖腳僻靜之處，順著昨日公遐逃路掩上崖去。公超在上面望見，恐被賊黨看破，便打手勢叫伊萌退下。暗中告知趙翔，命將張老接上，急速護送回去。張老逃路一面地勢偏僻，沒有花燈，月光又被崖角遮住，賊黨無一警覺，竟被趙翔容容易易引了逃走。

另三壯士先正朝下觀望，公超深知老賊花五兇險狡詐，必由東面地道繞出，貼著崖角背陰之處偷偷掩上。為防賊黨人多厲害，難於兼顧，暗命三人藏伏，留下公遐一人誘敵。等到來賊勢敗，已有賊黨甩落，方許出門，人並不曾走遠。一聽招呼，便全趕過，一同順坡馳下。因這三人還要守在兩山交界，等候公明將張金娃救出虎穴，送回村去，另走一路，所行全是險徑，並不同路。匆匆說完便自走去。

當下四人同騎兩虎，穿行林野坡陀之間，繞著山徑往前飛馳，走出不遠，遙聞來路莊中喊殺之聲。

虎女和公亮同騎一虎，兩次想要登高回望，均被公亮勸住，說：「尹七兄劍術高強，人更機智，有小諸葛之稱。他師徒為人向不怕事，既催我們回去，新來這些賊黨決非尋常。我們村中又太空虛，還是回去，等大哥和他師徒回來，見面之後再打主意。賊黨實在太多，內中大有能者，休看尹七兄武功高強，神力驚人，方才三個惡賊全被甩落嚇退，有好些厲害的敵人尚未對面。如非巴賊狂暴無謀，我們成功決無如此容易。並非怕他人多，看清形勢確實比較穩妥。」

虎女便說：「伊萌小小年紀，這等膽勇，此時守在煙火架上，不知鬧什花樣。賊黨業已全數趕回，還添了許多生力軍，好些可慮。我們就不回身動手，也應留意察看，萬一被人追來，也好接應。」

公亮知她性強，只得答應。前面恰是賊巢外面的一條山谷，崖壁甚高，往香粟村那面又是一片斜坡，樹林甚多，容易藏伏，便招呼寇、秦二人連虎一齊上去。因由崖後繞來，只隔著一條山谷，相去不遠，看得逼真。

虎女說：「這裡山路實是討厭，中間阻隔太多。歸途本應往東，反朝西走，繞出西南谷口再往東北方上正路。不是我們虎快，同來那幾個村人如照此走法，賊黨稍微警覺便被追上。你看新來賊黨剛由那旁走過，還未入莊呢。」

公亮笑答：「這裡雖與賊巢相隔大近，但他決想不到我們會在此地窺探確實。以前我們來過多次，竟未看出這裡地勢如此好法，非但賊巢確實全在眼底，賊黨如往東山侵犯也可望見。我們先不回去，索性看清大哥他們動靜，等待人救出再同回去也好。真有賊黨此時趕往東山擾鬧，我們也可騎虎趕往前面堵截，殺以除害。只不知大哥他們何時成功罷了。」

虎女、公遐正同聲贊好，遙望場上，眾惡奴正在收拾死屍，準備安埋。已賊同了一伙新來賊黨剛由莊口走進，內中還有三個和尚。老賊花五似已傷重身死，被人用門板抬了進去。旁邊跟著幾個婦女似在哭泣，神情並不悲苦，年紀都輕，料是老賊強搶來的民女。巴賊看見滿地狼藉，正在暴跳，指揮了一陣，便陪來客往裡走進。

方才曾見群賊朝崖頂撲上，不知怎會全數退去，有兩中年賊黨剛由崖頂走下。天光快亮，殘月西墮，東方已現紅霞。曉風甚涼，遠近樹上的花燈俱已凌亂不堪，還有好些未點完的燈燭在曉風中飄動，殘燄閃閃，色作暗紅，鬼火也似。到處燭淚成堆，花炮殘屑散了一地。昨日那樣繁華富麗的花燈，天光一亮全變成了一片凌亂荒穢之景，許多惡奴正在分頭打掃。

有的剛把新花燈挑來，押著男女士人正向樹上重新懸掛。內有許多未損壞的仍掛原處。方才連連失意，死了好些人，巴賊只向眾人暴跳指說了一陣，便陪新舊賊黨走進屋去。廣場上的死屍人頭，連同許多酒席殘肴，不消片刻全被撤去，重又收拾乾淨。眾惡奴既要掩埋死屍，又要添換花燈，更換燈燭，準備夜來歡宴。

只管昨夜得到那樣厲害的警兆，照樣狐假虎威，壓迫土人代他做那粗笨之事。稍有不合，非打即罵，一個個趾高氣揚，呼來喝去，彷彿沒事人一般。

秦真笑說：「這般惡奴雖無人心，如何也不知道厲害？」

公亮笑道：「他們終日醉生夢死，只圖有勢頭上任性妄為，無惡不作，暫時得享受便享受，哪還管什麼來？就是明朝必死，未死以前照樣還是害人。我常來西山，看得最多，這禽獸一樣的奴才實在可殺而不可留。看他們方才受到那樣重創，還是照舊行兇為惡，得意洋洋，當有自信之處。」

「也許新來惡賊還不止白馬寺幾個凶僧，定必另有能者。你看表面安靜，各處莊口連同東南方田野偏僻之處，以及各處樹林之中俱都伏有賊黨。分明來人厲害，看出莊中還有敵人潛伏，表面裝著無事，暗中戒備，稍有警兆，立時四面夾攻。伊萌藏在煙火架上，下面這多的人，他師父不知何往。照此形勢，還真可慮呢。」

說時內中幾個惡奴正在煙火架下打掃紙灰殘屑和那些燒過的花筒，忽然有人驚呼道：「這裡怎會有人拉屎？」一聲驚呼，眾惡奴便同趕過。

原來那花架高約三四丈，用整根杉篙搭成，因劉賊未來以前準備做壽，手下賊黨又有幾個製得一乎好花炮，所制煙火花盒約有丈許方圓，因此花架搭得又高又大，上面係著長繩轆轤，可使花盒上下，本已打掃乾淨，不知怎的地上多了一條人屎，彷彿剛拉不久，還有熱氣。

先沒想到會由上面落下，昨夜放完的花盒業已取下，只有一點索頭懸在那裡，誰也不曾留意。等到惡奴趕過越多，覺著事情奇怪，場上並未斷人，怎會有人在此拉屎？內中一人猛一抬頭，不禁大驚，原來那掛花盒的索鉤上不知何時掛著一個人頭，仰望上面又無藏人之處。

旁邊埋伏的賊黨得信，立有數人趕去。因那木架頂上也有丈許見方一塊木板，下面用四根杉篙撐住，當中除轆轤外空無一物，四邊只有數寸邊沿，無法藏人，原準備未了一夜放那特製花筒之用，雖甚平坦，人立其上一望即知。看了一看，想不出個道理，正在驚疑，紛紛議論。崖上公亮等四人雖聽不見所說何語，業已看出伊萌淘氣，急切間卻看不出人藏何處。後經仔細留意，這才看出伊萌縮成一堆，身子凌空，貼在架頂木板背陰一面板角之下。

因那花架雖是木製，從上到下紮有許多花草，伊萌仗著身體瘦小，將身彎轉，圍在側面角上，每面不過尺許長短，不知用什方法，頭臉手脚均未露出，遠看只有兩三尺長半隱半現的白影，齊中折斷，緊貼木板下面杉篙之上，花草再遮蔽一點，看去決不像人。賊黨惡奴俱都留意頂上和可以著腳的叉柱上面，沒想到對方會用氣功凌空倒貼，身材又是那麼瘦小，故此不曾看出。

虎女正說：「這小娃真膽大得可愛。」

秦真笑說：「此是人家棄兒，被尹七哥救去，從小生長山中，力大身輕，本領甚高，已得乃師真傳，天生這麼身材瘦小，其實年紀比我只小兩歲。賊黨不少明眼人，他方才如不淘氣，守在上面，也許不致被人看破。他偏不安分，比乃師還要輕敵，當著這許多耳目和敵人開玩笑，早晚必要洩露蹤跡，真不知他如何下來呢！」

公亮道：「七弟不必代他擔心。我們這位尹七哥固是神機妙算，機警絕倫，他這心愛的小徒弟更是青出於藍，既敢這樣作為，不是奉有師父暗示，便是胸有成竹，照此形勢必可下來。按說他師父和大哥尚在莊中，不會吃人的虧。就是暫時被人擒住，這小鬼也有脫身之策。」

「我料他見巴賊同了新來賊黨均往裡面，外面人多，他師父和大哥的本領賊黨雖攔他不住，但是還有一個張金娃必須救走。大白天裡帶著一個女子同逃豈是容易？大哥和他師父又都是言不輕發，一經出口，任何艱難危險都要做到。此舉想是調虎離山，把賊黨誘往前面。我如料得不差，大哥和尹七兄均善登萍渡水的輕身功夫，必將張金娃救出，改由後莊水路來此。不消片刻必有動作，大家看吧。」

話未說完，忽見一枝響箭由莊西飛起，直上雲空，群賊和眾惡奴見有警兆，又見花架上並無人影，莊中本有七八個賊黨拿了兵器趕出，看出武功均非尋常，因眾一亂，也往西追去。跟著又聽西南方樹林中一聲炮響。這時莊中自從已賊發令之後，各地均有專人埋伏，林中本伏有幾個賊黨，不知何故未見動靜，往西追的賊黨連喊數聲也無回音，知道出了變故，立時分人往林中追去。

隨聽呼哨之聲大作，原來林中幾個賊黨不知怎會被人點了穴道，一個個倒吊起來，敵人卻不見蹤影。經此一來，遠近埋伏的那些賊黨雖因來了能手，奉有密令各守原地，多半不曾離開，一見連出變故，難得近的目光全被吸住，難得遠的幾處便照方才密令，各向防守之處四下張望，暗中觀察。因料敵人聲東擊西，中心廣場是片空地，莊橋對面不遠便是群賊聚會之處，均料敵人決不會在正面出現，誰也不曾留意。

四人見群賊行動與昨夜大不相同，只初發現警兆時稍微亂了一亂，分頭往西、南兩面趕去，餘下的人全都未動，神情卻是緊張已極。方想花架離正面危崖較近，伊萌輕功甚好，場上惡奴業已走光，此時逃走正是機會。再往架頂一看，目光到處，瞥見伊萌手挽兩個人頭突然現身，一手抓著上面木板，足登杉篙，身子平伸向外，忽然用力一登，便和箭一般由東面花架縱往西面花架頂上，動作絕快，其急如箭。

這兩座花架相隔少說也有三丈左右，伊萌腳登杉篙橫躍過去，單手往前一探，恰將西面架頂木板抓住，身子微微一翻，人便平臥其上，好似方才倒貼板上有點吃力，稍微歇了一歇，重又翻到木板下面，用雙腳鉤住杉篙，探身往裡，將中心竹竿撈住，把人頭解開一個墜將下去，任其懸在當中。手中還有一個人頭不捨丟去，便係在腰帶上面。

重用前法，環著一角，貼著上面木板，掩隱在架角花草之中。眾人這才看出伊萌藏時身子往後彎折，臉往下面，上身衣服往上拉起，將頭蒙住，只露雙目在外，一手抓著上面橫梁，兩腿向後倒拳，人便減少一段，兩邊算在一起還不到三尺，再往頭上一蒙，內衣恰是一色，人又那麼瘦小，再吃架板上花草遮住了些，看去白一團黑一團隨風穩現，日光影裡便四人如非事前知道，急切間也看他不出，比起方才藏法巧妙得多。

正不知還要鬧什麼花樣，當中莊橋上忽有幾個賊黨由林中走出，群賊已將樹上倒吊的人放落，因被敵人點了穴，失去知覺，無法解救，只得抬了回來。西面一起賊黨也撲了空，還在搜索未回。內有幾個惡奴正在奔回報信，迎頭遇見新走出來的幾個為首賊黨，見面一說，內一裝束華麗，鬢邊插著一枝絹制桃花的中年壯漢立時發令，吩咐群賊和眾惡奴不要妄動，西南樹林中重新派人防守，但要分開，不可聚在一起，受傷諸賊送往大廳解救，再朝同黨說了幾句。

因聽東面架下有人拉屎，上面懸著一個人頭，正是昨日追趕林蓉一去不歸的同黨之一。方才算過人數，昨夜去的那些人無一生還，人頭均被敵人送回。後來敵人又在本莊先後殺死了好幾個，死人又是他的多年同黨，不同怒火上撞，料知對頭還未退去。出來這幾個都是江湖上有名淫賊巨盜，全都激怒。

為首鬢插桃花的正是山東濟寧州桃花莊主，又號桃花雙煞的惡閻王金抓無敵陰十五，人最驕狂，本領也高，首先趕到東面架下，朝上面仔細看了一看，並無人影，問知方才也是如此，心中奇怪，忍不住開口怒罵了幾句，都是激將的話，說完不聽回應。

兩邊花架相隔頗遠，群賊俱都圍在東面花架之下，不會留意西面。陰十五暗中觀察，上面並無藏人之處，也無可疑形跡，心中納悶。暗忖：敵人神出鬼沒，莫非會什麼隱身法不成？因聽眾惡奴所說情形，敵人非在上面不可，如何不見，猛一低頭瞥見地上落了兩朵帶有小枝的殘花，彷彿是由上面剛剛折斷落將下來，仰望杉篙中部也掛著一些殘花斷葉，心中一動，料定人還未走，不知用什麼方法隱伏。

再走往東北角上一看，四邊所紮花枝竟有一蓬散落未斷，倒了一些下來，隨風飄拂，內中隱現著一個人頭，身子卻看不見，好似人隱草花裡面，陽光射目，離地又高，看不真切，便繞到前面故意說道：「這不要臉的鼠輩不知逃往何方，花架居高臨下可以望遠，既在本莊藏伏，多少可以看得出一點形跡，我到上面去去就來。」

說罷當先援柱而上。因料敵人孤身隱藏在上決非易事，一路戒備，朝上援去。快要到頂，忽聽眾惡奴同聲吶喊，說是西面架上也有人頭掛下。同時又聽一聲斷喝，回顧正是同盟死黨桃花莊二莊主小猴王龍天秀，由花林中飛馳而來，雙腳一點，便縱過莊橋，直往西面花架下飛馳過去，相隔還有兩丈，飛身一縱，便到西面花架之上，跟著手腳並用上急躍。

正贊二弟輕功真好，身法快極，人也到了頂上。正想去往東北角上查看，目光到處，瞥見木板下面草花堆中哪有敵人影子，乃是一個人頭。拿起一看又是同黨熟人，知道上當。

正自暴怒，耳聽龍天秀怒吼，定睛一看，對面頂上忽然現出一個白衣蒙面的人，手指自己大喝：「你這大個子沒有吃到苦頭，這大太陽，我先送你一個西瓜做見面禮吧！」

聲才出口，一團黑影已迎面打來，忙用手中板刀一擋，落在木板之上滾落下去，又是一個人頭。再看小猴王龍天秀似已受傷，但不肯退，伏在杉篙後面，一手拿著兵器護著頭面，東掩西避，厲聲喝罵，還想一步一步援到頂上與敵拼命。敵人偏是居高臨下，連用暗器朝下亂打，龍天秀微一疏忽，腿上好似又中了一下，褲子已被劃破一條。

總算傷勢不重，急得咬牙切齒，厲聲咒罵，還在與敵相持，手舞半截仙人擔，想要衝將上去，下面已是一陣大亂。隱聞東南方有人清嘯之聲，高亢入雲，半晌不絕，群賊見狀全部暴怒，各用暗器朝上亂打，無奈相隔太高，由下打上沒有準頭，偶有幾枝打到，吃小人伸手亂抓，雙腳亂踢，不是踢飛便被接去，反手朝下亂打。連龍天秀那樣性烈如火的人，連吃兩次苦頭，也知厲害，藏在杉篙裡面不敢冒失再進。

另有幾個輕功好的同黨見不是路，便捨了暗器不用，各將兵器插向身旁，撲向架底，縱將上去，援著杉篙往上搶去。那白衣小人卻在對面跳腳大罵，連用暗器朝下亂打，雖又打傷兩賊，無奈賊黨人多，後面的還來之不已。廳中群賊也得了信，又有幾個好手趕到。

白衣小人好似四面包圍，沒有退路，相隔太高，下面的人又多，無法縱落。正在東張西望，手中暗器也似打完，肩上插著一件奇怪兵刃，剛剛取下，看神氣似想拼命。

這原是轉眼同事，雙方動作都快，不消幾句話的工夫，下面人已佈滿。廳中群賊聽說花架上伏著一個從未見過的勁敵，年紀不過十二三歲，被他暗中連殺數人，又將人頭掛起，有意戲弄，武功甚高，膽更大得出奇，俱都驚奇。

經此一來，除巴賊連累了兩日夜，新來這些凶僧惡賊也是長途跋涉，不曾睡過，又料莊中雖有敵人潛伏，日裡人多，不會公然出面，兩個能手再出主意暗中佈置，羅網周密，戒備甚嚴，敵人本領多高，到底人少，尹公超不曾現形，老賊花五身上連中暗器，

受了重傷，由崖上滾落時又被公遐未了一鏢由肩窩中打進，傷了心肺，本就難免一死。

當時心慌太甚，略一疏忽，將崖腰一塊斷石扳落，連人下墜，正壓在老賊的身上，連頭帶胸腹打得稀爛，遭了惡報。只他一人認得公超，未見賊黨先就慘死。方家五鬼中的方炳年紀最輕，出道不滿十年，非但不曾見過公超，連公超名字也未想起。公超師徒近十年來行跡越發隱秘，形貌常時變易，方炳自然認不出是誰。

只知上有強敵，虎女也在其內，還有幾個同黨全部厲害。想起南山豹唐同那樣身高力大，被人抓住，像拋球一般甩落崖下，自己不是練就一身極好輕功，機緣湊巧，被人甩落時，落地以前旁邊有一大樹，急中生智，用鏈子抓搭了一下，略微援勢，就勢翻落，差一點也送了性命，此時半身還在酸麻。

驚魂乍定，見群賊正往崖上撲去，知道這些人決非敵手，敵人不止一兩個，崖後還伏著兩隻猛虎，幾個有本領的已隨巴賊前往追敵，上去只有送死，連想以多為勝都是無望，忙打呼哨，大聲疾呼，令速退下。因此群賊還當虎女為首，至多有東山的人在內，連婁公明都不曾來；又添了好些生力軍，自覺戒備嚴密，敵人任由何方出現均難脫身。

分派停當，只留桃花雙煞為首，同了二三十個有本領的新舊來賊主持，連巴賊一齊分別安息。打算睡上半日，養好精神，夜來照樣大放花燈，款待來客，並與劉賊暖壽，以示不把敵人放在心上。等過了十七劉賊生日，大舉搜山，先除虎女，再尋香粟村晦氣。

另外一些賊黨教師全都奉命輪班去往各地埋伏防禦。起初未離原處，後聽信號告急，跟著又聽敵人業已出現，乃是一個白衣蒙面的幼童，竟有這樣膽勇。江湖上人十九好奇，遇到這樣異人不問敵友均想見識，全都驚動。連那些遠方望見的也紛紛趕來，人是越來越多。虎女和公亮、公遐、秦真四人同在隔壁暗中窺探。

遙望伊萌年紀輕輕，這樣膽大潑辣，孤身一人，獨鬥群賊，下面賊黨越來越多。伊萌始而選用接來的暗器守在一處，朝下亂打，轉眼人往上爬的越多，相隔最近的不到兩丈，雖被連傷兩賊，無奈敵人太多，眼看就要追到頂上。對面架上還有一賊，挨了一人頭雖在暴跳，並未回手，只在上厲聲怒喝，指揮群賊進攻，四面包圍。

伊萌一手拿著一柄寒光映目的奇怪兵器，先環著頂上木板朝下亂揮，不時發出暗器，等到環著四面急匆匆走了一圈，似見敵人越多，快被搶上，忽將兵器插好，暗器也不再發，環繞木板四面亂轉，大有驚惶之勢，都代他捏著一把冷汗。

虎女、公遐更是情急，均說：「賊黨以多為勝，這裡離他山口頗近，騎虎趕去還來得及，不能看著一個小娃被群賊所害，袖手不管。」

公亮深知他師徒本領，力說：「尹七兄和大哥不會不知此事，形勢雖然險惡，我們不可冒失。」

忽聽東南方起了清嘯，立時化愁為喜道：「此是七兄嘯聲，就是伊萌膽大不曾奉命，七兄既催他離開，必有脫身之策。」

賊黨原分四面搶上，因防伊萌暗器厲害，只一探頭便往裡縮退，人去再上。伊萌這一停手，都當暗器打完，一聲吶喊，同往上擁。為首三賊背著陽光已由東南撲到頂上，兩個手搭木板正往上躡，一個業已躡將上去，伊萌立在西北角邊上，相隔只得數尺。

因腳底也有兩賊擁上，離頂也只數尺，忽然取出暗器，先將腳底的賊打傷，幾乎墜落。一看對面三賊躡上，左手一揚，同時右手拔出兵器，看去似想與敵拼鬥。當頭一賊到了頂上，剛怒吼得一聲，首被暗器打中，翻身仰跌下去。另外兩賊閃避得快，一個沒有打中，一個將額骨打碎，負痛怒吼，差一點沒有跌下去。

下面人已圍滿，以為快要成功，將敵人擒住，忽聽上面驚呼怒吼，有人翻身仰跌，等到冒險接住，一看前額被人打穿一洞，血如泉湧，已無生理。當時又是一陣大亂。

正在同聲咒罵，將小賊擒住，斬為肉泥，為同黨報仇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轉眼之間，下面接到死人還未看清，有兩個由側面搶上的又受了傷。對面桃花莊主陰十五看出敵人厲害，手中暗器發時一點黑影，其大如豆，又小又准，專打人頭，不死必帶重傷，知其情急拼命，方喊：「眾弟兄留神暗器，快取火箭。」

聲才出口，忽聽吭噉一聲，叭咻亂響，當時塵土紛飛，整座花架突然拆散坍塌下來，好些逃避不及的惡奴打手都被壓倒，同時一條白影箭一般由頂上飛起，已往對崖亂石樹林中飛縱過去，星丸跳擲，其急如飛，一晃便是老遠。群賊驟出意外，木架一倒，紛紛驚呼縱避，竟無什人留意。

雖有幾個看見的，因是受傷人多，斷木碎板塌了一地，互相驚呼逃避，亂成一片，將路隔斷，急切間聽不出語聲。略一停頓，人已逃遠。那一帶草樹亂石又多，中間還有幾條小溪，等到眾人警覺，敵人已逃到崖下，快要上去。正氣得雙腳亂跳，援著杉篙趕將下來，莊中忽有火起。

原來伊萌真個機警靈巧，膽大包天，心思更是促狹，早把主意想好：先用暗器朝下亂打，暗中下手將木架拆散，只留一點蔑條不曾割斷，下面木架方才掛人頭時又做好手腳。因所用暗器有好幾種，最厲害是那純鋼打就的鐵豆，能一發三四粒，百發百中，為數又多，身邊帶有好幾百粒，只得黃豆大小，專打敵人五官要害，厲害已極。

伊萌還不捨得多用，先將敵人暗器接去朝下亂打，表面驚惶，暗中準備。看見敵人四面搶上，快要到頂，故意退到東南角上，冷不防連發暗器，連上帶下又打傷了五賊。跟著身子往外一翻，左手抓住頂上木板，右手接連幾粒鐵豆，照腳底來賊連珠打去。

跟著再拔出身後兵器朝木架接榫之處一下斬斷，同時左手一鬆，登著腳底杉篙，雙足用力，身子一挺，便和箭一般朝正面崖前射去，身法輕快，巧妙已極，人已縱出好幾丈，快要落地，身子一挺，凌空一個反跟斗，又躡出丈許遠近，越過前面一條小溪，方始落地。更不急慢，腳剛沾地，人便縱起，蠟蜒點水一般朝前縱去。

那兩座花架雖然搭得堅實，因是暫時應用，下面不曾打樁，全憑一些橫木支架，另用箴條繩索紮牢。雖極堅固，但經不起暗中破壞，上層丈許的結口早被伊萌暗中弄斷，仗著紮得牢固，又有一些聯而未斷。後經群賊紛紛搶上，受了震撼，好些地方均已鬆散，表面卻看不出，實則已快坍塌。

伊萌逃前再將上面幾個樑頭連同所紮蔑繩全數弄斷，就這樣還恐不倒，又在上轉了一轉，暗用內功勁力將木板下面連接之處震碎了三面，只留東南角一面逃路。再發暗器打退下面群賊，突然往外一偏，腳登杉篙，左手抓著台板，右手把未了一角樑頭斬斷，手足並用，就勢用足全力，橫踏篙竿，朝下面斜縱出去。

那三四丈高的花架本來就快鬆塌，哪再經得起把未了一點聯繫全數斬斷，再用力一登，群賊事前不知底細，用力又猛，自然倒得更快。伊萌入剛飛起，整座花架唏哩嘩啦全數拆散，紛紛坍塌。上面十來個賊黨縱避不及，隨同下落，多一半受了傷。內有兩個傷勢更重，幾乎跌昏過去。群賊紛紛奔避，驚惶忙亂成了一片。

等到全數警覺，隨後追去，伊萌已早援崖而上。跟著前房舍又有兩處火起，巴賊和幾個為首凶僧惡賊全部驚醒，紛紛趕出，情勢大亂，不知先顧哪頭是好。場上群賊因為受傷人多，對頭業已看清，是個十二三歲的小孩，竟被鬧了一個河翻水轉，連傷多人，全都憤急，同聲喝罵，急追過去。

凶僧得信也被激怒，一同追將出來。無奈敵人身法大快，還未追到崖下，人已逃上崖頂。先是揚手幾粒鐵豆打下，當前數賊又傷了兩三個。敵人偏是膽大，並不逃去，立在崖頂，手指下面哈哈大笑，拍手跳腳，口中笑罵，還扮了幾個鬼臉。那一片崖勢又滑又陡，形同壁立，敵人雖是幼童，身輕手快，所發暗器更是厲害，已有多人受傷，吃了大虧，急切間還真不敢冒險上去。

耳聽後面吶喊怒吼，回顧為首凶僧惡賊率眾大舉追來，已快越過莊橋。陰十五正令眾人分頭上去，先斷他的道路，無論如何也要將這小娃擒住。話未說完，又有兩點寒星當頭打到。陰賊不知伊萌看出他是賊頭，逃時不顧傷他，還在後悔錯過機會。

一見率眾追來，在下面指揮發令，知道此賊狡猾，恐打他不中，故意先用兩枚金錢刀朝下打到，跟著又發了三粒鐵豆。陰賊只見兩道兩三寸長的寒光，不知內中藏有三粒鐵豆，那豆甚小，又是黑色，勢急如電，極難看出。只顧用兵器去擋那寒光，沒有留

意，總算久經大敵，練就目力，百忙中瞥見黑影一閃，忙即縱避，業已無及，雖未打中要害，左手指骨也被打碎了一段，痛得亂抖，還不好意思退下。仰望崖上敵人喜得亂跳。

正在怒髮如狂，無計可施。旁邊賊黨得到號令，業已分往兩頭趕去，想要覓路上崖，三面堵截。方想小賊休狂，後面的人一到，不怕你飛上天去。

猛瞥見崖上小人身後人影一閃，耳聽上面笑罵：「你這小鬼真個淘氣。這些毛賊業已夠他受用，莫非真要全數殺光才稱心麼？我昨夜到此還沒有吃東西呢，快跟我走，不許鬧了。」

聲才入耳，後面那人已將敵人攔腰一把挾了就走。看去身材也極短小，一身不長不短的白衣，左手拿著一柄芭蕉扇，因崖太高，那人由後面突然掩來，臉被扇子遮住，只上半身略微一閃，便將方才連傷同黨的白衣小人挾走，不見蹤影。未兩句語聲漸遠，似已退往隔崖坡後。

想起崖頂本來派有兩起賊黨，埋伏隱僻之處，暗中守望，如何不見人影？料有變故，忙即率眾紛紛援崖而上。後面為首群賊也自趕到，二凶僧和兩個本領最高的當先上前。等到相繼趕上崖頂一看，四下靜蕩蕩的，哪有人影？

谷外山崖頂上虎女等四人見伊萌在危機一髮之際連傷群賊，飛身脫險，全都驚喜非常，心中大快，正在互相稱贊。瞥見尹公超突由崖後掩上，將伊萌挾走，退往崖下，往側一偏，人便不見。

公亮、虎女均知當地形勢，看出人尚藏伏崖後亂石堆中不遠去。忽然醒悟，公超師徒不肯離開，必是公明尚在下手，還想調虎離山。回顧巴賊正在率眾救火，這面凶僧等為首諸賊已相繼趕往崖頂，中有數人居然飛行峭壁，上下危崖如履平地，連長衣也未脫，才知內中果有能者，不止二凶僧和雙煞五鬼等人。

公亮便告虎女不可輕敵，仗著伊萌一個小娃，孤身一人，大鬧賊巢，得勝而去，全仗機警膽大，突出不意，機緣湊巧。稍慢一步，為首諸賊趕將出來，仍是凶多吉少。他那暗器固是厲害，但這為首數賊一身極好硬功，刀斧不傷，除非打他雙目兩耳，哪有這樣巧法？凶僧更會劈空掌，還沒近前先被打傷。

照此形勢，我們再來便須留意，不可太大膽了。

虎女氣道：「我又不是呆子，你老擔心作什？以前沒和你在一起，我只一人，常時往來賊巢，將土人全家救走。內有兩次已賊帶了許多賊黨正追過來，相差也就幾句話的工夫便被撞上，我照樣連老帶小帶了回去。要照你這樣說法，什麼事都辦不成了。」

公超接口笑說：「三弟原是好意，四妹不必認真。」

秦真也說：「不是關心太切，怎會這樣說法？三哥並非膽小怕事，不過他看四姊太重，知你女中英俠，膽勇過人，巴賊又恨你入骨，恐四姊隨便涉險，不大放心便了，別人他怎麼管呢？」

虎女更氣道：「我不要他關心。分明看輕我是女子，不如你們。」

公亮忙分辯道：「四妹真冤枉我。忘了我的命還是你救的麼？」

虎女見他惶急，忍不住笑道：「我只隨便一說，你急什麼？你說的先是冤枉話，前夜我便不來，你也自會脫險，不過我來相助方便一點，如何算是救你的命？」

公亮笑說：「我說的是真話，就算前夜我能脫身，兵刃暗器全都不在手內，巴賊已非庸手，還有許多有本領的爪牙惡奴，就能脫身，也被追上，我如打他得過，先就不會被擒，後來你說我被困日久，難免力乏，不許我再上前，由你一人出入虎穴，孤身應敵，我何曾對你說個不字、如其對你看輕，怎會這樣聽話？實在好漢打不過人多，你還無妨，這兩隻老虎雖然勇猛通靈，到底沒有敵人狡詐，萬一受了暗算，豈不可惜？」

虎女原知公亮愛她已極，關心太切，恐受敵人暗算，全是好意。只為來時二人同騎一虎，因見路太崎嶇，不時上下翻騰，恐坐不穩，平日大方已慣，一時疏忽，令其抱住自己的腰，以防萬一。公亮以前雖曾同騎一虎，坐在自己身後好幾次，至多拉住自己衣角，或用雙手輕輕搭在肩膀。

因覺公亮手搭太輕，虎行震動，癢酥酥的，令其將手放開。後恐騎坐不穩，令其將腰抱住。不料公亮情不自禁，就此懷住纖腰，偎在身後，走不多遠，覺著公亮胸前怦怦亂跳，心中又好笑，又好氣，話已出口，不便收回，令其放開。公亮偏又看出敵人厲害，關心過甚，只管絮聒，勸說不已。

到了崖上，當著人不知怎的不好意思說他，本是借題發揮，及聽公亮這等說法，想起雙方遇合，以及那日助他脫險，同回安樂洞倦極並臥，無意中翻身滾在一起，由一邊一個變為互相接抱，還是自己先醒，公亮並不知道，以及夢中之事，不由面上一紅，氣憤全消，笑說：「多謝你的好心，從此由你一人上前，我只旁觀如何？」

公亮方說：「不是四妹昨夜孤身一人，也不等我回去商量，便帶了那多人頭來尋群賊晦氣，我也不會這樣說法。」

虎女還未及答，秦真忽然喜呼：「你們快看，張金娃已被救走，另有一個少女不知是誰，莫非巴柔雲真個癡心妄想，竟能棄了巴賊幫助大哥救人同逃嗎？」